

高罗佩文集·文学篇



叁

铜钟案

大唐狄公案

【全译注释修订本】

【荷兰】高罗佩 (Robert H. van Gulik) / 著

陈来元 胡明 / 译

陈来元 / 译文注释



海南出版社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The Chinese Bell Murders Copyright © 1958 by Robert van Gulik
The Haunted Monastery Copyright © 1961 by Robert van Gulik
Judge Dee at Work Copyright © 1967 by Robert van Gulik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15 by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(Hainan
Chu Ban She)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omas van Gulik, Amsterdam, The
Netherlands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简体字版权 © 2015 海南出版社

本书由荷兰阿姆斯特丹 Thomas van Gulik 授权出版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30-2014-126 号

大唐狄公案. 铜钟案 / (荷) 高罗佩 (Gulik, R.V.)

著; 陈来元, 胡明译. -- 海口: 海南出版社, 2015.10

(高罗佩文集. 文学篇)

书名原文: Judge Dee Series

ISBN 978-7-5443-6118-7

I. ①大… II. ①高… ②陈… ③胡… III. ①侦探小

说-荷兰-现代 IV. ①I56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42708 号

大唐狄公案. 铜钟案

作 者: [荷兰] 高罗佩 (Robert van Gulik)

译 者: 陈来元 胡 明

策划编辑: 黄宪萍

责任编辑: 孙 芳

装帧设计: 黎花莉

责任印制: 杨 程

印刷装订: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读者服务: 蔡爱霞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

邮编: 570216

电话: 0898-66830929

E-mail: hnbook@263.net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出版日期: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18 千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3-6118-7

定 价: 29.80 元

【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、转载, 违者必究】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更换

狄仁杰 (630 ~ 700)

唐朝并州太原（今山西太原）人。精通典章法律、吏治兵刑，中国封建时代杰出的政治家。一生宦海沉浮，先后出任县令、刺史、司马、御史、巡抚、都督、元帅、宰相。

他为官，心系民生；为臣，则忠贞不贰；处世，足智多谋；断案，如有神助。

《旧唐书》记载，狄仁杰任大理丞，仅一年便“断滞狱一万七千人”且“无冤诉者”。武则天时代狄仁杰再任宰相，武则天对狄仁杰十分敬重和信任，以“国老”相称。

狄仁杰病故时，朝野上下凄恻。武则天失声哭泣：国老一去，“朝堂空也”，天夺我国老也！

死后葬于洛阳东郊白马寺。

目 录

朝云观	001
-----------	-----

狄公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，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，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，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、阴谋和暗杀……

莲池蛙声	099
------------	-----

诗人孟岚被人杀害；其妻弟突然失踪；县衙金库黄金失窃……狄公正对这一连串疑案一筹莫展之时，夜幕下的莲花池蛙声顿起，连成一片，这不幽静的莲花池暗示了什么……

铜钟案	121
-----------	-----

半月街肖屠户之女纯玉被奸杀，纯玉的情人被控待判；真智方丈住持的普慈寺中屡生奸淫；林梁两家结下难解的世仇。为破林梁世仇一案，狄公与其亲随遭遇暗算，一同被扣在铜钟之下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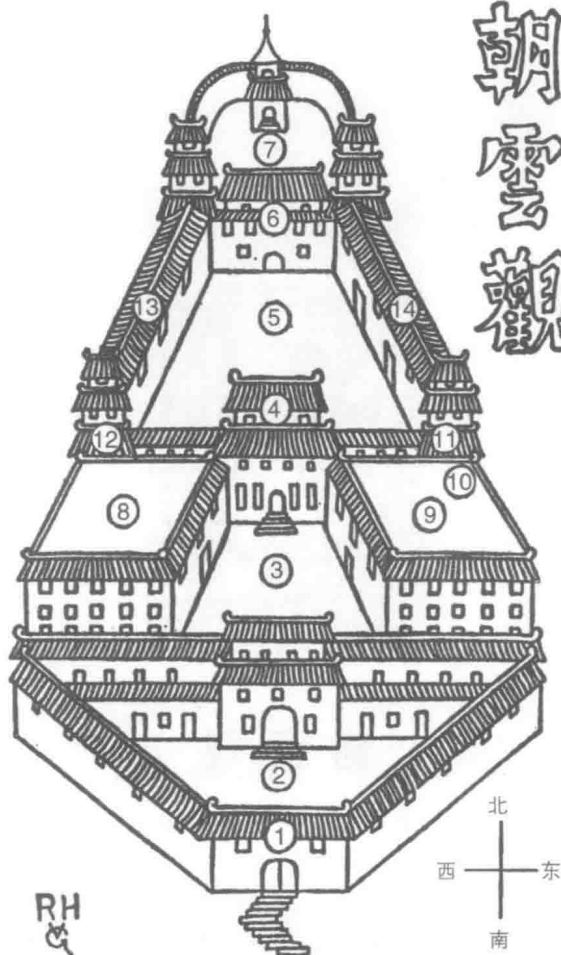


朝云观

陈来元 胡 明 译

朝云观简图

朝雲觀

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1. 山门 | 6. 真智方丈 | 11. 东南塔楼 (仓库) |
| 2. 前殿前院 | 7. 圣堂 | 12. 西南塔楼 (紫微阁) |
| 3. 大殿前院 | 8. 西楼 | 13. 阎罗十殿 |
| 4. 三清大殿 | 9. 东楼 | 14. 众道人住处 |
| 5. 中院 | 10. 狄公住处 | |

第一章

傍晚，狂风大作，黑云惊飞，虽是五月初夏的天气，龙门山上却是寒气袭人。阴森可怖的朝云观屹立在龙门山顶，巍巍然直侵霄汉。

大风过处，偶尔飘出一丝钟声唱诵之音。

朝云观里一间阴暗的斗室里，两个人影正挨肩坐着，久久默不作声。忽而一道电光闪过，山谷间顿时雷声轰鸣。整个龙门山一阵战栗，滂沱大雨瓢泼似的从云天阙裂处倾倒下来。这雨打在窗上如雹霰一般发出“噼噼啪啪”的响声。

斗室里烛火摇曳不定，两个人影映在雪白的墙上像狰狞的鬼怪一般。

“为何非要今夜下手？”其中一个终于开了口。

“今夜正是良机……”

“今晚观里这么多人，难道你不知道今日是真武帝君的寿诞？”

“你害怕了？”

一声霹雳，震得斗室的门窗轧轧作响。

“不，我并不害怕。只是我见那个古怪的人好生面熟，却又记不得在哪里见过，心中不免生疑，因此有些担忧，生怕露了形迹，反误大事。”

“你真是杞人忧天，每回都要败我兴致。”

“我只望你今夜不要杀她。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观



中似有幽灵闪现。再说，倘若有人盘诘^①，岂不坏事？看来已有人起了疑心，如何那三个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！姑且再看她一夜，生死都由她自取，倘仍执迷不悟，休怪我无情。”

那人“嘿嘿”干笑了一声，又说道：“我们下楼去吧，大殿里的法事快要完了。”

一阵惊雷滚过。另一个还想要说什么，却被这雷声吓得把话吞入了肚内。

第二章

狄公攒眉望了望山道四周，暴雨将龙门山色遮去了大半。狂风中夹杂有从山谷传来的一阵阵闷雷声。电光闪过，白茫茫中露出一簇簇苍郁的峰头和树色。

狄公与他的内眷早晨从京师起程时，还是晴朗明媚的好天气，不料到傍晚乌云密布，山风渐紧，不一刻就来了这狂猛山雨。看来他们一行今夜不能到达汉源县城了。狄公是京畿^②同州汉源县的县令，他同他的内眷在京师欢度了端阳佳节，此刻正返回县城。

这是龙门山最险峻的一段山道，一面是峭壁悬崖，一面是百丈深谷。泥泞的山道很滑，坡度又陡，刚过了一个大弯道，狄公吩咐停车。

他从油篷车内探出头来，对车夫说：“我们不能再在这

① 盘诘（jié）——仔细追问（可疑的人）。

② 京畿——国都及其附近的地方。

大风大雨中奔波折腾了，天黑山高，万一出点差池，岂不误事？你知道附近有没有可以歇宿的地方？”

车夫答道：“老爷说得是，如此风狂雨猛，倘若驾驭不妥，便有翻车的危险。这山道附近并没有驿站，也没有人家。只是那山顶上倒有一座古老的道观，建来好几百年了，如今亦有上百个道众，法事很是蕃盛。老爷不妨到那道观去投宿一夜，待明日天放晴了再起行不迟。”

一道电光闪来，狄公仰头见白茫茫的雨色里有一排排郁郁葱葱的树木，树木断阙处正露出了灰瓦红墙。果然是巍巍然一座雄壮的道观。

电光闪过之后，四周又是一片漆黑。

狄公下了油篷车，命车夫先上那道观传话，就说是县令老爷要进观避雨，吩咐观里的住持真人打点出一套舒适宽敞的房间让他们歇夜，并派几名杂役道人抬三顶软轿下来侍应。

两车夫领命，提起风灯便沿着石级径向那道观迅步上去。

狄公掀开第二辆马车的油布篷，他的三位夫人及侍女们坐在车内正瑟瑟发抖。山里雷声隆隆，暴雨打在车顶上如冰霰一般。小小的车厢内漏了水，一丝丝寒风从隙缝里钻了进来。三位夫人见了狄公，都抱怨不休，又问这问那。狄公安慰她们一番，说马上就有软轿来接应她们到山顶上的一座古观里去避雨。今夜就歇宿在观里，明日一早动身，中午之前便可回到汉源。

陶甘走来向狄公报告，山上道观派来的三顶软轿已到，请内眷们赶快上轿。

狄公回头见几名杂役道人披着蓑衣，戴着斗笠，正搬来两块大石填在油篷车的车轮下以防风大翻车。两名车夫匆匆



卸了马轭^①套具。狄公赶紧上前将三位夫人搀下了油篷车，坐进了软轿。两个杂役道人各抬一顶轿，“杭育杭育”沿山门石级逶迤而上。狄公、陶甘和两名车夫淋着大雨跟随轿后，虽全身早已湿透，也顾不得许多，只怨那些道人不多带些蓑衣、斗笠下来。

山势峥嵘，峰回坡转，石级如羊肠一线，峭壁如犬牙交错。眼看着三顶软轿轻捷向前，狄公、陶甘渐渐脚力不支，落在后面，大汗蒸腾，气喘吁吁。

折过一角凉亭，忽见山道断绝，出现一条百丈深涧。深涧上驾起三条石板以为天桥，天桥两边有铁索护定。人行在天桥上不免胆战心惊，魂悬魄荡。

陶甘忽然想起什么，说道：“老爷，去年夏天，有三个年轻女子在这道观不明不白死去，老爷不是还打算亲自来这里勘查吗？若我没记错的话，这道观叫朝云观，那死去的三名女子一个姓刘，一个姓黄，一个姓高。姓高的听说就是从这天桥上舍身跳下去的，当时也没寻着尸身。你看那桥下，深不见底，云雾弥漫，多险啊！”

狄公听罢，心里一愣，不禁微微点头。

这时山雨渐小，狄公抬头一看，只见冈峦头上露出金碧闪烁的琉璃瓦屋脊，一曲红墙隐在苍松老桧之间。白玉石砌就的台座基上血红的观门已大开，黑压压许多道众，举着幢幡宝盖，点着灯笼火把，恭候在山门口。隐隐可听到金钟玉磬之声，山门上一方匾额敕书“朝云观”三个斗大金字。

① 轭(è)——牛马等拉东西时架在脖子上的器具。

一个为首的胖胖的道士头戴元巾^①，腰系黄丝绦，足穿朱舄^②，手执麈尾，上前来向狄公躬身施礼道：“福地^③自有福人来，恭迎县令老爷大驾光临。住持真人真智偶染微恙，不能亲迎，嘱小道率众道人恭候于山门之外，谨候老爷玉旨，请老爷随意吩咐。”

狄公欠身回礼道：“不揣凡庸，冒叩仙观，谨乞避过眼前雷雨，权宿一宵，十分扰极。”

“哪里！哪里！老爷不知今日是真武帝君^④寿诞之辰，又值本观莫建二百年仪典，难得的喜庆节日。本观已请了一个戏班在观内演唱，十分热闹。老爷、太太有闲兴不妨也去大厅观看，以破长夜岑寂^⑤。”

狄公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正合我意。只是如今全身湿透，望仙长引去住处先换个衣袍，再观戏剧不迟。”

“老爷住处早已洒扫打点，安排齐整，在本观东楼之上，要走一段楼梯，老爷及太太随小道前去。”

那胖道士手擎灯笼在前面引路，两名小道童在两旁擎烛陪着照亮。狄公、陶甘行前，三位夫人及侍女们居中，最后是六名杂役道人挑着行囊箱笼。两车夫则住在道观楼下的寮房里。

穿出前殿，上了东楼，曲曲弯弯走了好长一段楼梯，胖

① 元巾——即玄巾，一种黑色道冠。

② 舄（xì）——鞋子。

③ 福地——道教指神仙居住的地方。

④ 真武帝君——道教谱系中的北方大神。

⑤ 岑（cén）寂——寂寞。



道士折入一条阴冷的长廊。长廊里挂着几盏彩灯，右边是一溜粉墙，左边是一排高高的窗户。透过窗户隐约可听见外面狂风的呼啸声，雨似乎又下大了。

胖道士说：“老爷，这里有一楼梯可直降到楼下的大厅。大厅里戏班正在演戏，老爷侧耳尚可隐隐听见丝竹之声。只是那楼梯又陡又暗，行走时须十分小心。本观最大特点便是楼梯多，门户错杂，老爷莫要摸错门户才是。”

胖道士说罢又擎灯向前。忽然，一阵狂风将左边一扇木窗槁吹开了，冰冷的雨点打了进来。狄公赶快探出身子，用力抓住那扇窗槁，想将它关合。这时，狄公惊讶地发现东楼对面的一间灯光昏暗的小房间里，一个头戴银盔的兵士正搂抱着一个赤身的女子。那女子的右臂捂着脸，左臂却只剩下一段参差不齐的残肢。那兵士一松手，她便朝墙摔倒了。

狄公正待细看，那扇窗槁被狂风一吹，“砰”的一声正打在脸上，痛得他眼冒金星。胖道士和陶甘见状急忙上前将窗钩上。狄公揉了揉眼睛，忍痛又将窗槁推开，定睛张望时，潇潇夜雨中，对面五六尺外只是一堵严实的灰色墙壁。他再探身出窗外向上看，原来那是道观里的一座塔楼。这东南塔楼与东楼仅隔五尺远。

狄公口中未说，心中大疑。他小声问那胖道士：“对面塔楼上的房间是派什么用的？”

“老爷，那只是一个仓库，胡乱堆放些杂物。”

“适间我见那里的窗户开着，但很快又被人关合了。”

“窗户？”胖道士惊异地问，“老爷莫非看花了眼睛，那仓库从来没有窗户，靠这边一头只是一堵严实的墙。”

第三章

狄夫人命侍女将箱笼行囊抬进房间，自己便与二夫人、三夫人忙不迭更衣梳妆。那房间果然十分宽敞舒适，一应屏帷茵褥齐齐整整。家具虽是旧的，但形制古朴，坚固实用。

房中已燃起了一个火盆，侍女们正忙着烘烤被雨水打湿的衣服。

狄公只感到微微头晕，眼睛隐隐发酸。他换过一件深青布袍和一顶干净便帽便匆匆出了房间，三位夫人见他脸色苍白，很是担忧，再三叮嘱他早点回房歇息。

陶甘和一个青衣道童正在楼梯口等狄公。他也已换过一件褪了色的蓝布长袍，头上戴一顶黑绒小方帽。

道童恭敬作揖道：“真智真人正在楼下恭候，请老爷、相公过去一会儿。真智真人乃本观住持，欣闻老爷大驾降临，特抱疾出来仰拜。”

狄公点头答应，一面牵过陶甘衣袖将适才关合窗榻时所见景状细说了一遍。陶甘好奇，又去将那扇窗榻打开，小雨旋即飘洒了进来。对面果然是严严实实一堵青灰色砖墙，除了塔楼顶上有两个窗窟窿外并无一扇窗户。窗外黑黝黝一片，东南塔楼外是百丈深渊。不时滚过一声声闷雷。

狄公转脸对那青衣道童说：“你先带我们到对面那仓库去看看。”

青衣道童大惊：“老爷怎地想到要去那仓库？那里又暗又脏且不说，还要绕好长的路哩。”

狄公道：“休要啰唆，快快前边引路。”



狄夫人命侍女将箱笼抬进房间

道童不解狄公意思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引着狄公、陶甘下了楼梯。曲曲折折走了半日，道童开口道：“老爷，我们于今到了大殿东侧的四圣堂外，这里有一条狭窄的走廊，沿这走廊笔直向东便可到那仓库。”

狄公伫立着，捋着他那又长又黑的胡须。他见右首一排高大的窗户，窗台离地有二尺高光景。

道童推开了仓库沉重的大门，请狄公进去。狄公见仓库里点着两支蜡烛，堆着许多箱笼杂物和祭典用的法器。引人注目的是还放着许多演戏的道具和服饰。

“因何这仓库里点着蜡烛却不见人？”狄公问道。

道童答言：“老爷，今夜观里请下了一个大戏班，来取道具的优伶进进出出。平时则不点蜡烛，也没有闲人进来。”

狄公见仓库三面墙上并无窗户，只有东墙高处有一个圆形的气窗，心里不由纳闷。

他回头命道童：“你去门外稍候片刻。”

道童不敢违抗，擎灯自去门外守候。狄公对陶甘道：“那胖道士说这仓库朝向东楼的墙上并无窗户，这话显然不错。然而那情景却是我亲眼所见，难道我在做梦不成？或是受了大雨浇淋，受凉发烧，看花了眼睛？那个裸身的女子残了左臂，却没有血迹。”

陶甘说：“老爷，这观里道士香客虽不少，且又来了一个大戏班，但要找一个断了手臂的女子似乎并不难。老爷看见的情景既然发生在这里，我们就仔细来检查一下墙壁，看有没有一扇窗户被戏具或旗幡遮去了。”说罢，他俩便一件一件清理起戏剧道具来。

狄公厌恶地望着仓库里一堆一堆道家的旗幡法器，忽然



见墙角处立着一顶很大的古色古香的柜橱，柜橱旁挂着一面黄罗八卦旗。他扯下了八卦旗，见旗背后的墙全是一片新砖。显然这里原是一扇窗，而如今已被墙砖堵死。

狄公自语：“这窗户的位置果真对着我们东楼。”

陶甘上前用手指敲了敲那方新墙，毫无疑问，那是一堵实心的墙。他丧气地摇了摇头说道：“老爷，我听人说古老的宫观总会发生一些神秘的、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。”

狄公的目光落在了一件戏装的铠甲和盘龙剑鞘上。

“为何不见那头盔？”他问。

“老爷，这些戏装大多不成套，不是缺这，就是少那。”

陶甘忽然想到什么，又说：“老爷，我出去量量这堵墙的厚度。”

狄公只觉身子不住打寒战，眼胀鼻酸，颞额发烫。他将长袍往紧里裹了裹，心想莫非真是自己见鬼了。

陶甘很快回来了，他说：“老爷，那堵墙果然很厚，差不多有四尺。但要在墙间辟一间密室，可以让男女在里边寻欢作乐，似乎不可能。”

狄公冷冷地说：“这当然不可能。”

他转向那顶古色古香的大柜橱。柜橱的两扇黑漆大门上装饰着两条昂首腾飞的金龙，周围是五彩祥云，两条金龙当中是一个道教的阴阳太极图符。他打开柜橱的门，里面除了叠着几套黄罗道袍外并无他物。柜橱后壁也有与门上一样的金龙图案。

狄公道：“这真是一个精致的结构。陶甘，我们还是将那玄妙而令人不解的一幕忘却吧！适才你说起去年有三个女子死在这朝云观里，这事看来比那残臂女子似乎容易摸清底细。”